

宋

史

九九



列傳卷第一百三

宋史三百四十四

開儀曹直學國史館國史館書長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

勅修

孫覺 弟覽

李常

孔文仲 弟武仲

李周

鮮于侁

顧臨

李之純 從弟儀

王覲 子俊義

馬默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受學瑗之弟子千

數別其老成者為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

推服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

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

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嘉祐中擇名士編校昭文書籍。覺首預選。進館閣。校勘神宗即位。直集賢院。爲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擢右正言。神宗將大革積弊。覺言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稱其知理。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覺曰。堯以知人爲難。終享其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賢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內。可以責之事。而不可責之言。陛下欲興太平之治。

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浸月  
長彙征牆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遠其爲患禍  
尚可以一二言之哉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  
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神宗  
語覺欲出之用陳升之以代覺退即奏疏如所言神  
宗以爲希旨奪官兩級執政曰諫官有出外無降官  
之理神宗曰但降官自不能住覺連章丐去云去歲  
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  
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徙知通州熙寧二  
年詔知諫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王安石早與覺

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助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於  
覺對曰惠卿即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  
故屈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神宗曰朕亦  
疑之其後王呂果交惡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  
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  
覺奏條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  
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  
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  
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  
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之絕將補耕助歛顧比末

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  
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  
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  
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老臣踈外而  
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  
請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  
洶洶動搖朝廷鈞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安石覽之  
怒覺適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  
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  
呼抑配之擾安石因請遣覺行視虛實覺既受命復

奏疏辭行且言如陳留一縣前後曉示情願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體量均賜寢罷遂以覺為反覆出知廣德軍徙湖州松江隄浚水為民患覺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隄下化為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以祖母喪求解官下太常議不可詔知潤州覺已持喪矣服除知蘇州徙福州閩俗厚於婚喪其費無藝覺裁為中法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伍連徙亳揚徐州徐多盜捕得殺人者五其一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遇彊以



挺與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  
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爲例知應天府入爲太  
常少卿易祕書少監哲宗即位兼侍講遷右諫議大  
夫時諫官御史論事有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  
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論宰相  
蔡確韓績進不以德確自訟有功無罪覺隨所言折  
之確竟去績白遷覺給事中辭曰間者執政畏人議  
己則遷官以餌之願與績俱罷踰月績去進吏部侍  
郎領右選在選萬五千負闕纔五之二至有三年不  
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袒免從

負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  
爲限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兼  
侍講提舉醴泉觀求舒州靈仙觀以歸哲宗遣使存  
勞賜白金五百兩卒年六十二覺有德量爲王安石  
所逐安石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爲從容累多迨其  
死又作文以誄談者稱之紹聖中以覺爲元祐黨奪  
職追兩官徽宗即位復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  
秋傳十五卷弟覽

覽字傳師擢第知尉氏縣有屯將遇下虐士卒謀因  
大閱殺之以叛覽聞之馳往士猶群語不顧覽呼諭

之曰將誠無狀然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邪皆  
感謝去就列屯將徐至覽命吏趣具奏衆意遂安神  
宗壯其材以爲司農主簿舒曾判寺且兼諫院欲引  
覽自助覽拒不荅曾怒用帳籍違事劾之出提舉利  
州湖南常平改京西轉運判官入爲右司員外郎荆  
湖開疆命往相其便覽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  
從本郡隨事要東勿建宮置戍以爲民困自誠州至  
融江口可通西廣鹽以省北道餉餽悉從之使還爲  
河東河北轉運副使加直龍圖閣歷知河中應天府  
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由桂徙廣又改渭州夏

人入邊檄大將苗履禦之履稱疾移告立按正其罪  
竄諸房陵轅門肅然召知開封府至則拜戶部侍郎  
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夏人  
據橫山並河爲寨秦晉之路皆塞覽謀復取葭蘆成  
阻險不得前夏人數萬屯境上覽下令吾兵少須滿  
五萬及西夏人聞而濟師覽不爲動相持益久忽令  
具糗糧嚴兵械曰敵至矣居數日果大入覽奮擊敗  
之遂城葭蘆而還策勲加樞密直學士覽雖立邊功  
議論多觸執政屢遭絀削歷知河南永興徙成都辭  
不行降爲寶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擇南康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揚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爲祕閣校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歛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折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詰安石

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爲兵使在麾下盡知囊括處悉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間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爲大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質於司馬光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歛少息矣常轉對上七事曰崇廉耻存鄉舉別守宰廢貪員臧審疑獄擇儒師修役法時後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無

彼已可久者確今使民俱出貲則貧者難辦俱出力  
則富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爾乃折衷條上之赦  
恩蠲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息過其數亦勿  
取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  
分詩賦經義為兩科以盡所長初河決小吳議者欲  
自孫村口導還故處及是役興常言京東河北饑困  
不宜導河詔罷之諫官劉安世以吳處厚繳蔡確詩  
為謗訕因力攻確常上䟽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  
俗安世併劾常徙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  
都行次陝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

三百九十八个字  
羅善判  
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常長孫覺一歲始與覺齊名  
俱受知於呂公著其論議趣舍大畧多同所終官職  
又同其死先後一夕云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  
問學號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贍  
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楊雄白主司擢第一調餘  
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轉運使在杭召與議事事  
已馳歸不詣府人問之曰吾於府無事也再轉台州  
推官熙寧初翰林學士范鎮以制舉薦對策九千餘  
言力論王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爲非是宋敏求



第爲異等安石怒啓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恹孫固  
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言文仲不當黜五上  
章不聽范鎮又言文仲草茅踈遠不識忌諱且以直  
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亦不聽蘇頌歎曰  
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如此人而不見錄豈其論太  
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吳充爲相欲寘之館  
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學者方用王氏經義  
進取文仲不習其書換爲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軍  
時征西夏衆數十萬皆道境上久不解邊人厭苦文  
仲陳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預集河東顧夫勞

民而損費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虞夏商周之盛未嘗無外侮然懷柔制御之要不在彼而在此也元祐初哲宗召爲祕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有言皇族唯揚荆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應踈間骨肉議遂寢遷起居舍人擢左諫議大夫日食七月朔上䟽條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宜察此以消厭兆祥論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爲遺螫留蠹改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

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  
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  
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拊其柩曰  
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  
矣詔厚恤其家命弟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視其葬  
初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  
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有文集五十卷

武仲字常父幼力學舉進士中甲科調穀城主簿選  
教授齊州爲國子直講喪二親毀瘠特甚右肱爲不  
舉元祐初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集賢校理著作郎國

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詆王氏學請復詩賦取士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御試仍用三題進起居郎兼侍講適英殿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罷侍從轉對專責以論思武仲言苟不持之以法則言與不言將各從其意願輪二人次對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祇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請從臣爲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俟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幾刑不逮貴近又全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爲令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

未追復之所著詩書論語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  
百餘卷

平仲字義甫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薦爲祕  
書丞集賢校理文仲卒歸葬南康詔以平仲爲江東  
轉運判官護葬事提點江淞鑄錢京西刑獄紹聖中  
言者訟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先烈削校理知衡  
州提舉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  
十萬置獄潭州平仲疏言杲貯倉五年半陳不堪食  
若非乘民闕食隨宜泄之將成棄物矣儻以爲非臣  
不敢逃罪乃徙韶州又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



溢入歲賦菑撻調徒遏之周始築新隄民不告病改  
知雲安縣蠲鹽井之征且百萬通判施州州介群獠  
不習服牛之利爲辟田數千畝選謫戍知田者市牛  
使耕軍食賴以足司馬光將薦爲御史欲使來見周  
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  
史也卒不往神宗詔近臣舉士孫固以周聞神宗召  
對謂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識  
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爾若  
疲中國以勤遠畧致百姓窮困聚爲盜賊懼成腹心  
之憂神宗頷之翼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朕且

以爲御史執政意其異已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  
獄時方興水利或請醜湍河爲六渠以益鉗盧陂水  
度用工八十萬周曰湍河原高委下捍以隄猶患決  
溢若又導之必致爲害乃䟽言渠成未可必而費已  
不貲盍姑鑿其一而試之儻可以足用行之渠卒無  
功明年河溢鄧城幾沒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判西  
京國子監慈聖后復土庀職陵下中貴人至者旁午  
次舍帑幕競爲華靡周曰臣子執喪不能寢苦枕  
塊柰何又從而侈乎訖役山陵使第功載人人自言  
周獨否哲宗立召爲職方郎中朝廷議和西夏畀以



侵地至欲棄蘭州周曰隴右故爲唃氏所有常爲吾  
藩籬今唃氏破滅若棄之必歸夏人彼以區區河南  
百年爲勍敵苟益以河湟是盡得吐蕃之地非秦蜀  
之利也遂不果棄遷太常少卿祕書少監以直龍圖  
閣爲陝西轉運使復入爲太常少卿進權工部侍郎  
旋以集賢院學士知邠州恩禮如待制徙鳳翔府河  
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宮改集賢殿修撰卒年八十紹  
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後復舊職周自爲小官沉晦自  
匿未嘗私謁執政有公事公詣中書白之薛向使三  
司欲辟爲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歎曰若人未易

字三百九十六个  
屈也以是不偶於世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唐劔南節度使叔明裔孫也  
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爲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  
下旱詔求言侁推災變所由興又條當世之失有四  
其語剴切唐介與同鄉里稱其名於上官交章論薦  
侁盛言左參軍李景陽枝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與  
之介益以爲賢調黥令攝治婺源姦民汪氏富而狠  
橫里中因事抵法群吏羅拜曰汪族敗前令不少今  
不舎後當詒患侁怒立杖之惡類屏跡通判綿州綿  
處蜀左吏徃貪成風至課卒伍供薪炭芻豆鬻果蔬

多取羸直侁一切弗取郡守以下效之趙抃使蜀薦  
於朝未及用從何郊辟簽書永興軍判官萬年令不  
任職繫囚累百府使往治數日空其獄神宗詔求直  
言侁爲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事神宗愛其文詔近  
臣舉所知范鎮以侁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初王  
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侁惡其沽激  
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  
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  
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  
之神宗曰侁有文學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神

宗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初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侂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時諸路役書皆未就神宗是侂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爲式因黜瑜而升侂副使仍兼提舉常平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廉按且詰侂不散之故侂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彊之哉左藏庫使周永懿守利州貪虐不法前使者畏其兇莫敢問侂捕械于獄流之衡湘因請更以文臣爲守併易班行領縣事凡居部九年治所去閩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

所私各得其歡心蘇軾稱侂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  
不傷民以爲三難二稅輸絹綿侂奏聽民以畸零納  
直其後有李元輔者輒變而多取之父老流涕曰老  
運使之法何可改蓋侂之姪師中亦居是職故稱老  
以別之徙京東西路河決澶淵議欲勿塞侂言東州  
匯澤惟兩灤夏秋雨淫猶溢而害若縱大河注其中  
民爲魚矣作議河書上之神宗嘉納後兩路合爲一  
以侂爲轉運使時王安石呂惠卿當路正人多不容  
侂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耻也故凡所薦如  
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放范祖禹皆守道背時之士

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神宗曰廣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宜善治之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楊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爲舉吏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臺折宗立念東國困於役吳居厚掎歛虐害竄之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間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爲太常少卿侍從議神宗廟配享有

欲用王安石吳充者侁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  
右乃用弼拜左諫議大夫侁見哲宗幼冲首言君子  
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制舉誠取士之要國朝尤  
爲得人王安石用事諱人詆訾新政遂廢其科今方  
搜羅俊賢廓通言路宜復六科之舊又乞罷大理獄  
許兩省諫官相往來減特奏言舉人嚴出官之法京東  
鹽得通商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罷戎瀘保甲以寬  
民力事多施行在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  
知陳州詔滿歲進待制居無何卒年六十九侁刻意  
經術著詩傳易斷爲范鎮孫甫推許孫復與論春秋

謂今學者不能如之作詩平澹淵粹尤長於楚辭蘇軾讀九誦謂近屈原宋玉自以爲不可及也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說書科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熙寧初神宗以臨喜論兵詔編武經要略初命都副承旨提舉神宗謂臨館職改提舉曰館幹且召臨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改同判武學進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請知潁州入爲吏部郎中祕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爲河



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  
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蘇軾與  
李常王古鄧溫伯孫覺胡宗愈言臨資性方正學有  
根本慷慨中立無所回撓自處東省封駁論議凜然  
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忽去朝廷衆所嗟  
惜宜留賓左右以補闕遺別選深知河事者徃使河  
北諫議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無其人在  
朝求如臨者恐不易得皆不報臨至部請因河勢回  
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  
讀爲翰林學士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

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宣仁太后得罪過洛  
轉運使郭茂恂徇時宰意劾臨與之宴集奪職知歙  
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住卒年七十二徽宗立  
追復之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無棣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度  
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御史周尹劾廣西提點刑獄  
許彥先受鬯吏金命之純徃究其端乃起於出婢之  
口之純以爲蕪俚之言不治彥先得免徙成都路轉  
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惠民  
損上詔下其議之純曰蜀郡人恃此爲生百年柰何

一旦奪之事遂已秩滿復留凡數歲始還朝神宗勞之曰避方不欲數易大吏使劔外安靖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汝知之乎以爲右司郎中轉太僕卿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滄州召爲戶部侍郎未至改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瀛州俄以直學士知成都府還爲戶部三遷御史中丞建言朝廷事下六部但隨省吏視其前後批以制緩急之序是爲胥吏顓處命令也若大臣不暇省宜令列曹長貳隨其所承當行即行當止即止必稟而後決毋拘於文則吏不得舞權而下情達矣又言衆賢

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燮理陰陽輔相之職間者國  
論稍虧雍睦語言播傳動係觀望不可以不謹董敦  
逸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蘇轍以名器私  
所親皆以監司罷之純䟽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  
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阿附轍出知單州卒年  
七十五從弟之儀

之儀字端叔登第幾三十年乃從蘇軾於定州幕府  
歷樞密院編脩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  
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辟不可以任京官詔勒停徽  
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爲滄純仁遺表作行狀編管

太平遂居姑孰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之儀能爲  
文尤工尺牘軾謂入刀筆三昧

王覲字明叟泰州如臯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編修三  
司令式刪定官不樂久居職求潤州推官二浙旱郡  
遣吏視苗傷承監司風旨不敢多除稅覲受檄覆按  
嘆曰旱勢如是民食已絕倒廩贍之猶懼不克濟尚  
可責以賦邪行數日盡除之監司怒捃撫百出會朝  
廷遣使振貸覲請見爲言民間利病使者喜歸薦之  
除司農寺主簿轉爲丞司農時爲要官進用者多由  
此選覲拜命一日即求外韓絳高其節留檢詳三司

會計絳出穎昌辟簽書判官坐在潤公免屏居累年  
起爲太僕丞徙太常哲宗立呂公著范純仁薦其可  
大任擢右正言進司諫上䟽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  
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  
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  
十上相繼斥去又劾竄呂惠卿朝論以大姦既黜慮  
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且戒止言者覲言誠出於  
此恐海內有識之士得以輕議朝廷舜罪四凶而天  
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不聞人情  
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悅其黨也蓋人君之所以御

下者黜陟二柄而已陟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黜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懼豈以爲惡者懼而朝廷亦爲之懼哉誠爲陛下惜之覲言雖切然不能止也夏主新立有輕中國心覲曰小羌窺我厭兵故桀驚若是然所當憂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邊備而在廟謨翁張取予之權必持重而後可洮東擒鬼章檻至闕下覲曰老羌雖就擒其子統衆如故疆土種落未減於前安可遽戮以賈怨宜處之洮岷秦雍間以示含容好生之德離其石交而壞其死黨又言今民力凋瘵邊費亡極不可不深爲之計於是

疏將帥非其人者請易之茶鹽之害民者請革之至逋  
債振贍賦歛科頌皆指陳其故差役法復行覲以爲  
朝廷意在便民而議者遂謂免役法無一事可用夫  
法無新舊惟善之從因采掇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  
以通行者上之遂論青苗之害乞盡罷新令而復常  
平舊法曰聚歛之臣惟知罔利自媒不顧後害以國  
家之尊而與民爭錐刀之利何以示天下又言刑罰  
世輕世重熙寧大臣謂刑罰不重則人無所憚今法  
令已行可以適輕之時願擇質厚通練之士載加芟  
正於是置局編彙俾覲預焉大抵皆用中興元祐救



是也神宗復唐制諫官分列兩省至是大臣議徙之外門而以其直舍爲制敕院名防漏泄實不欲使與給舍相通覲爭之曰制敕院吏舍也奪諫省以廣吏舍信胥吏而疑諍臣何示不廣也乃不果徙覲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朱光庭訐蘇軾試館職策問呂陶辯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說覲言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爾若悉攷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置不問尋改右司負外郎未幾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坐論尚書右丞胡宗

愈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州有狡吏善刺守  
將意以撓權前守用是得譏議覲窮其姦狀寘于法  
一郡肅然民歌詠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之語  
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與曹稷偕使遼  
為遼人禮重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  
地膏腴畝千金無閑田以葬覲索侵耕官地表為墓  
田江水貫城中為渠歲久湮塞積苦霖潦而多水災  
覲䟽治復故民德之號王公渠徙河陽貶少府少監  
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即位還故職知  
永興軍過闕留為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元詔下

覲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  
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覲言堯舜禹相  
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  
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  
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爲善繼善  
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於時異事殊須  
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  
遂改爲翰林學士日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覲當制  
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  
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主管太平觀遂

安置臨江軍覲清修簡澹人莫見其喜愠持正論始  
終再懼譴逐不少變無疾而卒年六十八紹興初追  
復龍圖閣學士從子俊義

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資用乏或薦之童貫欲厚聘  
之拒不荅林靈素設講席寶錄宮詔兩學選士問道  
車駕將臨視推恩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俊義辭  
焉人曰此顯仕捷徑也不可失俊義曰使辭不獲命  
至彼亦不拜倘見困辱則以死繼之逮至講所去御  
幄跬步內侍呼姓名至再俊義但望幄致敬不肯出  
次呼曹偉偉回首俊義目之亦不出既罷皆爲之懼

俊義處之恬然以太學上舍選奏名列其下徽宗親  
程其文擢爲第一及賜第望見容貌甚偉大說顧侍  
臣曰此朕所親擢也真所謂俊義矣自古未有人主  
自爲主司者宜即超用蔡京邀使來見曰一見我左  
右史可立得俊義不往僅拜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  
改太學博士鄆王謁先聖有司議諸生門迎俊義曰  
此豈可施於人臣哉禮如見宰相足矣乃序立敦化  
堂下及王至猶辭不敢當進吏部員外郎嘗入對帝  
問卿知前所以親擢乎蓋主司之意不一是以天子  
自提文衡也衛膚敏吳安國今安在具以對即召爲

三百九十一卷  
館職而遷俊義右司員外郎爲王黼所惡以直祕閣  
知岳州卒年四十七俊義與李祁友善首建正論於  
宣和間當是時諸公卿稍知分別善惡邪正兩人力  
也祁字肅遠亦知名士官不顯

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家貧徒步詣徂徠從石介  
學諸生時以百數一旦出其上既而將歸介語諸生  
曰馬君他日必爲名臣宜送之山下登進士第調臨  
濮尉知須城縣縣爲鄆治所鄆吏犯法不可捕默趨  
府取而杖之客次闔府皆驚曹佾守鄆心不善也默  
亦不爲屈後守張方平素貴掾屬來前多閉目不

與語見默白事忽開目熟視久之盡行其言自是諉  
以事治平中方平還翰林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  
輒言無顧方平間遣所親傲之曰言太直得無累舉  
者乎默謝曰辱知之深不敢爲身謀所以報也時議  
尊崇濮安懿王臺諫呂誨等力爭以爲不可悉出補  
外默請還之不報遂上言濮王生育聖躬人誰不知  
若稱之爲親義無可據名之不正失莫大焉願蔽自宸  
心明詔寢罷以感召和氣安土廟之神靈是一舉而  
衆善隨之也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爲本仁宗以官人  
之權盡委輔相數十年間賢而公者無幾官之進也

不由實績不自實聲但趨權門必得顯仕今待制以  
上數倍祖宗之時至謀一帥臣則協於公議者十無  
三四庶僚之衆不知幾人一有難事則曰無人可使  
豈非不才者在上而賢不肖混淆乎願陛下明目達  
聰務既其實歷試而超升之以幸天下刑部郎中張  
師顏提舉諸司庫務繩治不法衆吏懼搖飛語讒去  
之默力陳其故以爲惡直醜正實繁有徒今將去積  
年之弊以興太平必先官舉其職宜崇獎師顏厲以  
忠勤則尸素括囊之徒知所勸矣西京會聖宮將創  
仁宗神御殿默言事不師古前典所戒漢以諸帝所



幸郡國立廟知禮者非之况先帝未嘗幸洛而創建  
廟祀實乖典則願以禮爲之節義爲之制亟止此後  
以章清靜奉先之意會地震河東陝西郡默以爲陰  
盛慮爲邊患宜備之後數月西夏果來侵神宗即位  
以論歐陽脩事通判懷州上疏陳十事一曰攬威權  
二曰察姦佞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  
六曰備凶年七曰崇儉素八曰久任使九曰擇守宰  
十曰禦邊患攬威權則天子勢重而大臣安矣察姦  
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近正人則諫諍日  
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私而天下服矣

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有積矣備凶年則大恩常施而禍亂不起矣崇儉素則自上化下而民樸素矣久任使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舉矣擇守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邊患則四遠畏服而中國彊矣除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益數則投諸海若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默責之曰人命至重恩既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即時死鄉里也汝胡不以乏糧告而顓殺之如此欲按其罪慶懼自縊死默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

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徙知曹州  
召爲三司鹽鐵判官以默與富弼善且論新法不便  
出知濟兗二州還提舉三司帳司爲神宗言用兵形  
勢及指畫河北山川道里應對如流神宗喜將用之  
大臣滋不悅以提點京東刑獄默性剛嚴疾惡部吏  
有望風投檄去者金鄉令以賄著其父方執政詒書  
曰馬公素剛汝有過將不免令懼悉取不義之物焚  
撤之改廣西轉運使會安化等蠻歲饑內寇默上平  
蠻方略以爲勝負不在兵而在將富良宵遁郭逵怯  
懦邕城陷沒蘇緘老謬歸仁鋪覆軍陳曙先走崑崙

關喪師張守節不戰儂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歐  
希範之誅滅乃杜杞之方略此足驗矣以疾求歸知  
徐州屬城利國監苦吳居厚之虐默皆革之召爲司  
農少卿司馬光爲相欲盡修祖宗法問默以復鄉差  
衙前法如何默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爲良法豈宜盡  
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役人立爲一州一縣法常  
平提舉官省歸提刑司頗自默發之除河東轉運使  
時議棄葭蘆吳堡二砦默奏控扼險阻敵不可攻棄  
之不便由是二砦得不棄移兗州請褒錄石介後詔  
官其孫東州荐饑流民大集所振活數萬計入拜衛

尉卿權工部侍郎轉戶部告老以寶文閣待制復知  
徐州改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吳因不復  
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爲東流便水官遂與之合  
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便御史郭知章復請  
後東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爲長堤壅河  
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而北竟不能使之東  
久之告老提舉鴻慶宮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制  
致仕元符三年復之卒年八十紹興中以其子純請  
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論曰詩云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王安石之爲相可謂

三百五十七  
致天下之爭而君心不寧矣孫覺李常力諍新法寧  
失故人之意毅然去之而無悔賢哉孔文仲之策制  
科以微官慷慨論事言雖不聽而名徹上聰安石既  
斥其人又廢其科何遷怒之甚耶鮮于侁早識安石  
敗事與呂誨同見幾先馬默用張方平薦爲御史至  
於盡言而不諱方平止之而不聽斯爲不負知己矣  
李周之耿介顧臨之用兵李之純王覲再黜而不改  
其正亦足以見一時之多賢焉

列傳卷第一百三

列傳卷第一百四

宋史三百四十五

開儀圖言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執事等奉  
勅修

劉安世

鄒浩

田晝王回  
曾誕附

陳瓘

任伯雨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  
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爲政寬猛急  
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押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請  
執禮不遜且欲服毬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以群  
牧判官爲河南監牧使持節用夏主秉常凡例所遺

寶帶名馬却弗受還上禦戎書大略云辨士好爲可喜之說武夫傲莫不賞之寵或爲所誤不可不戒爲河北西路轉運使熙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五又上書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爲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不報乃請提舉崇福宮起知涇相二州王師西征徙知陝府時倉卒軍興餽餉切急縣令佐至荷校督民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更以辦終太僕卿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航使監牧時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



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爲未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爲人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害興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嘆獎其堅正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爲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先入相薦爲祕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太

后問可爲臺諫于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擢右正言  
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  
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  
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彥  
博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舊不少假借章博以強市崑  
山民田罰金安世言博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  
自謂社稷之臣貪天之功徼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爲  
四凶今博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  
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釋確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  
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燾等極論之竄之新州宰

相范純仁至于御史十人皆緣是去遷起居舍人兼  
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民間驩傳宮  
中求乳婢安世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  
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佑聖躬爲宗廟社稷大計清  
閒之燕頰御經帷仍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以  
益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哲宗俛首不語后  
曰無此事卿誤聽爾明日后留呂大防告之故大防  
退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達旨祖禹固嘗以諫於是兩  
人合辭申言之甚切鄧温伯爲翰林承旨安世言其  
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乞行免黜不報遂請外改中書舍人辭不  
就以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宮才六月召爲寶文閣  
待制樞密都承旨范純仁復相呂大防白后欲令安  
世少避后曰今既不居言職自無所嫌又語韓忠彥  
曰如此正人宜且留朝廷乃止呂惠卿復光祿卿分  
司安世爭以爲不可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  
忌惡之初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  
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  
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卞將必寘之死因使者入  
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

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  
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  
紙付其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  
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  
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危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惇  
卞發前諫乳婢事以爲爲后設時鄒浩既貶詔應天  
少尹孫夔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即  
位赦至夔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  
歷之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真定府  
曾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

管稍復承議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湏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間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

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懾家居未嘗有惰容又  
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  
直皆則象司馬光年既老群賢凋喪略盡歸然獨存  
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  
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啖以即大用默  
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  
矣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荅  
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  
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教

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  
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  
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元祐中上䟽論事其略曰  
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  
餘邪果不足邪以爲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  
備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  
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  
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  
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  
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



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義理之過也蘇頌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而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既勝則以持勝爲難惟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敕將帥毋狃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爲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

輕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

遠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爲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實馬

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惇左膚繼請治其祖送者王

回等語在他傳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  
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  
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  
後去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  
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  
然不能無恩讎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  
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槩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  
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  
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

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語

在獻愍太子傳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  
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  
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  
閣瘴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徃省之齋然僅存餘息猶  
眷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即位  
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爭危言讜論朝野推仰復其  
待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忠浩所與游田晝王  
回曾誕皆良士也

晝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况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  
調磁州錄事參軍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

慨慷有前輩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爲諫官晝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上遇群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晝然之既而以病歸許邨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入爲大宗正丞曾布數羅致



之不爲屈欲與提舉常平官亦辭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陽人祀以爲土神云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知鹿邑縣入爲宗正寺簿元符中葉祖洽薦爲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

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荅祖洽亦坐黜徽宗立召還舊官擢監察御史數日卒年五十三岑象求王覲賈易上章乞錄其子恤其家以獎勸忠義詔除子渙老郊社齋郎蔡京爲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其略曰客問鄒浩可以爲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爲知道雖然予於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

言之尚足爲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爲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爲聖人之清也其書既出識者或以比韓愈諫臣論誕仕亦不顯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爲進取

學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謂非世間人時且來越卞留瓘小須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州牧旣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而懷素誅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天子待

公爲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續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紬卞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毀資治通鑑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意沮遷秘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盛瓘奏哲

宗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復究問意感悅約瓘拜入見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爲右正言遷左司諫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京異議而去今又罷夬將若

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  
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  
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  
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  
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畀十僧牒爲行裝改知無  
爲軍明年還爲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  
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  
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  
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  
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不

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旦  
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  
辨移時至箕踞評語瓘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  
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  
信宿出知秦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  
復宣德郎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  
疑執送京師先飛書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制獄  
併逮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  
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  
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



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  
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  
失聲歎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  
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  
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  
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  
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宰相  
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告且命  
凶人石慄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  
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慄失措始告

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慊慊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慊爲怯而罷之在台五年乃得自便纔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爲所擬未當令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下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

瓘謙和不與物競閑居矜莊自持語不苟發通於易  
數言國家大事後多驗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召官  
正彙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爲諫官  
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  
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  
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背經悖  
理甚矣瓘宜特賜謚以表之謚曰忠肅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入父孜字遵聖以學問氣  
節推重鄉里名與蘇洵埒仕至光祿寺丞其弟汲字  
師中亦知名嘗通判黃州後知瀘州當時稱大任小

任伯雨自幼已矯然不群邃經術文力雄健中進士第調施州清江主簿郡守檄使涖公庫笑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此職何爲至我哉拒不受知雍丘縣御吏如東濕撫民如傷縣枕汗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然未嘗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網舟無得宿境內始猶不從則命東下者斧斷其纜趣京師者護以出自是外戶不閉使者上其狀召爲大宗正丞甫至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其計

得行將寘陛下與太皇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甚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語在卞傳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爲名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

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時議者欲西  
北典郡專用武臣伯雨謂李林甫致祿山之亂者此  
也又論鍾傳王贍生湟鄯邊事失與國心宜棄其地  
以安邊息民張耒黃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  
宜在朝廷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陳瓘以  
全定策之勲時以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詣火星觀  
以禳之伯雨上疏言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  
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  
青赤祥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使皇  
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轉爲休祥矣又言比

日內降寢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  
敕斜封此近監也王覲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  
謂史院宰相監修今中丞爲屬非所以重風憲遠嫌  
疑已而覲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  
中丞上今覲爲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  
以爲人遷官爾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  
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爲真伯雨  
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  
郎尋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爲蔡卞所  
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伯雨徙

昌化姦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  
獄妻適死于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平常曰死者  
已矣生者有負于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然天豈  
殺無辜耶申先在獄鍛鍊無所傳致乃得釋居海上  
三年而歸宣和初卒年七十三長子象先登世科又  
中詞學兼茂舉有司啓封見爲黨人子不奏名調秦  
州戶曹掾聞父謫棄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  
勉應之道引疾還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  
中書舍人紹興初高宗詔贈伯雨直龍圖閣又加諫  
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黃履明著誣



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熙中賜謚忠敏

論曰劉安世復文彥博之言時年尚少然其言即元祐之初政而司馬光之用心也鄒浩諫立劉后反復曲折極人所難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勉以盡忠報國無分毫顧慮後患意嗚呼賢哉陳瓘任伯雨抗迹踈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群姦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

列傳卷第一百四



列傳卷第壹百伍

宋史叁百肆拾陸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良脫等奉

勅修

陳次升

陳師錫

彭汝礪

弟汝霖汝方

呂陶

張庭堅

龔夬

孫諤

陳軒

江公望

陳祐

常安民

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游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

安石字說招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

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為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

斥既而第進士知安丘縣轉運使吳居厚以聚歛進

檄尉罔征稅於遠郊得農家敗絮捕送縣次升縱遣  
之居厚怒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黃履薦爲監察  
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經畫江  
右鹽法爲民害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之數未  
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歛願從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  
錢悉賜豁免又役法未定人情熒惑乞速定差額及  
均數之等先爲之節而審行之提點淮南河東刑獄  
紹聖中復爲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爲姦乞  
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禁出西方次升請修德求言  
以弭天變掖庭鞠殿魁獄次升言事關中宮宜付外

參治今屬於闈寺之手萬一有寃濫貽後世譏濟陽  
郡王宗景請以妾爲妻論其以宗藩廢禮爲聖朝累  
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望卞  
又與同鄉里故延寘憲府欲使出力爲助擠排衆賢  
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䟽毒流搢紳次升言陛  
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敕榜  
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  
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敕榜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  
大信也又論卞客周種貪鄙鄭居中儉佞由是惇卞  
交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顔致己意嘗以美官次

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爲天子卿士而爲宰相傳風  
旨邪惇卞益不樂乘間白爲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  
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  
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  
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  
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  
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  
求人過今使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  
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帝嘗謂曰章惇文字勿令  
絕次升退告王鞏鞏曰君胡不云諫臣耳目也帝王

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爲之傳達旣知之何以耳目爲居數日復入見帝申前旨乃以鞏語對帝曰然顧未有代之者爾訖不克去京師富家乳婢怨其主坐兒於上而嵩呼者邏繫獄次升乞戒有司無得觀望帝問大臣何謂蔡卞曰正謂觀望陛下爾誣其毀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爲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召爲侍御史極論卞魯布蔡京之惡竄卞於雷居卞於池出京於江寧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脩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穎昌府降集賢殿脩撰繼又落脩撰除名徙建

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下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  
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  
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遏呂升鄉之行也它所言曾  
肇王覲張庭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  
公議或不謂然

陳師錫字伯脩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雋聲神宗  
知其材及廷試奏名在甲乙間帝偶閱其文屢讀屢歎賞  
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啓封果然擢爲第三調昭慶  
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軾得罪捕詣臺獄  
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知臨



安縣爲監察御史上言宋興享國長久號稱太平者莫如仁宗切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群下進善退邪而已明道中親覽萬幾見政事之多辟輔佐之失職自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罷去寶元初冬雷地震用諫官韓琦之言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成慶曆嘉祐之治頌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興治功帝善其言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大闡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以本人猶趨末况教之以末乎望



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矣宣仁  
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爾章惇  
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天相陛下發潛繼統而惇  
猶據高位光等贈謚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摠宸略以  
慰中外之望蔡京爲翰林學士師錫言京與第卞同  
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日夜交結內  
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  
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  
內行汙惡搢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  
陰爲京助是皆國之深患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賢

人君子憂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  
有礙卿爲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  
事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  
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爲萬世  
法而蔡京陰通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  
不察也詔索秘閣圖畫師錫言六經載道諸子言理  
歷代史籍祖宗圖畫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  
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望留意於此以唐山水圖  
代無逸爲監俄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  
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以爲非陛下方開納褒獎

若以爲是則不應遽解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  
竄貶於是出知潁廬滑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又削  
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卞時  
號二陳紹聖中贈直龍圖閣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舉進士第一  
歷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記彰州軍事推官王安  
石見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  
旣而惡之御史中丞鄧綰將舉爲御史召之不往旣  
上章復以失舉自列神宗怒逐綰用汝礪爲監察御  
史裏行首陳十事一正己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

養民六振救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十鹽事指撻利害多人所難言者又論呂嘉問市易聚斂非法當罷俞充諂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不當檢正中書五房事神宗爲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也卒不奉詔及中正與李憲主西師汝礪言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禍亂之事神宗不懌語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間復言神宗爲改容在廷者皆歎服宗室以女賣婚民間有司奏罷之汝礪言此雖䟽屬皆天家子孫不可使閭閻之賤得以貨取願更著婚法元豐初以綰閣校勘爲江西轉運判官陞

辭復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  
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嘉其忠盡代還提點  
京西刑獄元祐二年召爲起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  
政對曰政無彼此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  
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踰年迂中書舍  
人賜金紫詞命雅正有古人風其論詩賦回河事尤  
力大臣有持平者頗相左右一時進取者病之欲排  
去其類未有以發會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確安州  
詩上之傳會解釋以爲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又造  
爲危言以激怒宣仁后欲寘之法汝礪曰此羅織之

漸也數以白執政不能救遂上疏論列不聽方居家待罪得確謫命除目草詞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即入省封還除目辨論愈切諫官指汝礪爲朋黨宣仁后曰汝礪豈黨確者亦爲朝廷論事爾及確貶新州又湏汝礪草詞遂落職知徐州初汝礪在臺時論呂嘉問事與確異趣徙外十年確爲有力後治嘉問它獄以不阿執政坐奪二官至是又爲確得罪人以此益賢之加集賢殿修撰入權兵刑二部侍郎有獄當貸執政以特旨殺之汝礪持不下執政怒罰其屬汝礪言制書有不便許奏論法也屬又何罪遂自劾請



去章四上詔免屬罰徙汝礪禮部真拜吏部侍郎哲  
宗躬聽斷修熙寧元豐政事人皆爭獻所聞汝礪獨  
無建白或問之答曰在前日則無敢言於今則人人  
能言之矣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謂嘗附會劉摯以寶  
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行章數上又降待制知江  
州將行哲宗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  
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否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  
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病去其遺表略云  
土地已有餘願撫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佞人  
初若可悅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博

宋史列傳卷第一百五  
列國升  
至於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朝廷方以  
樞密都丞旨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賜其家年五十四  
汝礪讀書爲文志於大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  
交必盡誠敬兄無子爲立後官之少時師事桐廬倪  
天隱既死并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女同年生宋渙  
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所著易義詩義詩文凡五十  
卷第汝霖汝方

汝霖字巖老第進士以曾布薦爲秘書丞擢殿中侍  
御史由是附布時紹述之論復興都水丞李夷行乞  
復詩賦汝霖劾之韓忠彥議權合祭汝霖言其非禮

遷侍御史門下侍郎李清臣與布異布先諷江公望使擊之將處以諫議大夫公望弗聽汝霖竟逐清臣果得諫議鞫趙諗反獄窮其黨與元祐禍再興吳材王能甫排斥不已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出削案籍具在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於是司馬光以下復貶布失位汝霖罷知秦州又謫濮州團練副使後以顯謨閣待制卒

汝方字宜老以汝礪蔭爲滎陽尉臨城主簿汝礪卒棄官歸蔡豐稷留守南京辟司錄宣和初通判衢州使者疏其治狀擢知州事方臘起睦之青溪與衢接

境寇至無兵可禦衆望風奔潰汝方獨與其僚段約  
介守孤城三日而陷罵賊以死年六十六徽宗褒歎  
之超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曰忠毅官其家  
七人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蔣堂守蜀延多士入學親程其  
文嘗得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陶時年  
十三一坐皆驚由是禮諸賓筵一日同遊僧舍共讀  
寺碑酒闌堂索筆書碑十紙行斷句闕以示陶曰老  
夫不能盡憶子爲我足之陶書以獻不繆一字中進  
士第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

愬官不得直貧至庸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  
服罪第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  
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爲汝主之爾不然亦爲他人  
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  
第又拜聽命知太原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官  
暇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  
以介薦應熙寧制科時王安石從政改新法陶對策  
枚數其過大略謂賢良之旨貴犯不貴隱臣愚敢忘  
斯義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  
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陛

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  
第神宗顧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神宗覺之  
使馮京竟讀謂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見陶皆曰自  
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  
茲一舉矣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隨罷陶雖入等纔  
通判蜀州張商英爲御史請廢永康軍下旁郡議陶  
以爲不可及知彭州威茂夷入寇陶召大姓潛具守  
備城門啓閉如平時因以求康前議上于朝軍遂不  
廢王中正爲將蜀道畏事之甚謹而其所施悉謬鑿  
陶奏召還之李杞蒲宗閔來推茶西州騷動陶言川

蜀產茶視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皆通商兩川獨蒙  
禁榷茶園本是稅地均出賦租自來敷賣以供衣食  
蓋與解鹽晉礬不同今立法太嚴取息太重遂使良  
民枉陷刑辟非陛下仁民愛物之意也宗閔怒劾其  
沮敗新法責監懷安商稅或徃弔之陶曰吾欲假外  
郡之虛名救蜀民百萬之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  
敢有榮辱進退之念哉起知廣安軍召爲司門郎中  
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獻邪正之辨曰君子小人  
之分辨則王道可成雜處於朝則政體不純今蔡確  
韓績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爲賊民害物

之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爲異時子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間以伺勢之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於是數人相繼罷去時議行差役陶言郡縣風俗異制民之貧富不均當此更法之際若不預設防禁則民間雖無納錢之勞反有偏頗之害莫若以新舊二法裁量厥中會陶謁告歸詔於本道定議陶考究精密民以爲便還朝遂正兩路轉運使李琮蒲宗閔之罪又奏十事皆利害切於蜀者蘇軾策館職爲朱光庭所論軾亦乞補郡爭辨不已陶言臺諫



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皆謂軾嘗  
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爲報怨夫欲加軾罪何  
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譏謗恐朋黨之敝自此起  
矣由是兩置之陶與同列論張舜民事不合傅堯俞  
王巖叟攻之太皇太后不納遷陶左諫議繼出爲梓  
州淮西成都路轉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  
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  
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  
詔定爲令遷中書舍人奉使契丹歸乞修邊備哲宗  
喜曰臣僚言邊事惟及陝西不及河北殊不知河北

有警則十倍陝西矣卿言甚善進給事中哲宗始親政陶言太皇保祐九年陛下所深知尊而報之惟恐不盡然臣猶以無可疑為疑不必言而言萬一有姦邪不正之謀上惑淵聽謂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俄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例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立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調成都觀察推官為太學春秋博士紹聖經廢通判漢州入為樞密院編脩文字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佐

郎擢右正言帝方銳意圖治進延忠鯁庭堅與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庭堅在職逾月數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論孝必曰紹復神考然後謂孝夫前後異宜法亦隨變而欲纖悉必復然則將敝於一偏久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如此而謂之孝可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人心所歸不爲無補於國家陳瓘執義論諍將以去小人士論所推不爲無益於宮禁乞盡復光贈典以悅人心召還瓘言職以慰士論又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必有營私之人欲主其言

以自售謂復紹先烈非其徒不可將假名繼述而實  
自肆焉今遠略之耗於內者棄不以爲守則兵可息  
特旨之重於法者刪不以爲例則刑可省近以青唐  
反叛棄鄯守湟旣以鄯爲可棄則區區之湟亦安足  
守臣謂并棄湟州便庭堅言論深切退輒焚橐是時  
議者徃徃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庭堅爲帝言司  
馬光呂公著之賢且曰陛下踐阼以來合人心事甚  
衆惟夫邪正殊未差別如光公著甄叙但用赦恩初  
未嘗別其無罪也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  
因稱其所論不當帝命徙爲郎俄出爲京東轉運

判官任伯雨言庭堅立身有本末不應罷言職庭堅亦辭新命改知汝州又送吏部伯雨復爭之乞以庭堅章付外考其所言毋使言者爲三省所脅李清臣從而擠之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欲引以爲已用先令鄉人諭意庭堅不肯往京大恨後遂列諸黨籍又坐嘗談瑤華非辜事編管虢州再徙鼎州象州久之復故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詔贈直徽猷閣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清介自守有重名進士第三簽書河陽判官從魯布於瀛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

老求通判相州知洛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始  
上殿即抗疏請辨忠邪曰好惡未明則人迷所向忠  
邪未判則衆必疑今聖政日新遠近忻悅進退人材  
皆出霄斷此甚盛之舉也然姦黨既破必將早夜熟  
計廣爲身謀或遽革面以求自文或申邪說以拒正  
論或詭稱禍福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脅人主巧  
事貴戚陰結左右變亂是非姦計百出幸其既敗復  
用已去復留君子直道而行則必墮其術中然則天  
下治忽未可知也故宜洞察忠邪行之以決若小不  
忍則害大政臣願陛下明好惡以示之使遠近知進

賢退姦之意太平之治不難致也又言朝廷累下赦令洗滌元祐愆負被坐之人至於官職資蔭多未給還願申詔有司亟爲施行以伸先帝寬仁之意時章惇蔡卞用事夬首論其惡大略以爲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

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  
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  
爲力居多望來之至公昭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  
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  
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  
可以見其鍛煉附會如方天若之凶邪而京叔寘門  
下賴其傾險以爲腹心立起狂獄多斥善士天下冤  
之皆京與天若爲之也願考証其實以正姦臣之罪  
於是三人者皆去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冊位號及元  
符后不當並立書報聞已而元祐后冊再廢言者論



夬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繼徙象又徙化徙步  
適貶所持扇乞錢以自給逢赦令得歸政和元年卒  
年五十五紹興元年贈直龍圖閣六年再贈右諫議  
大夫官其後二人第大壯少有重名清介自立從兄  
官河陽曾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夬邀之出從容  
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兩龔之語夬爲御史大壯勸  
使早去夬以爲畏友不幸早卒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死謚慈  
靜居士諤少挺特不群爲張方平所器登進士第調  
哲信主簿選爲國子直講陷虞蕃獄免元祐初起爲

太常博士遷丞哲宗卜后太史惑陰陽拘忌之說諤  
上疏太皇太后言家人委巷之語不足以定大計願  
斷自聖慮出爲利梓路轉運判官召拜禮部員外郎  
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諤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  
遠蹇序辰編類章疏諤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  
下請如前詔書一切勿問嘗侍對論星文變咎願修  
省消復罷幸西池及寢內降除授帝每患臺諫乏人  
諤曰士豈乏於世顧陛下不知爾立疏可用者二十  
二人章惇惡其拂己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  
刑獄徽宗立復爲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

置因革者帝稱其鯁直議者欲以群臣封事付外詳定諤言君不密則失臣是將速忠臣之禍矣不宜宣泄乃止遷左司諫俄以疾卒諤與彭汝礪以氣節相尚汝礪亡諤語所知曰吾居言責不愧噐資於地下矣及再入諫省不能旬月時論惜之

陳軒字元輿建州建陽人進士第二授平江軍節度推官元祐中爲禮部郎中徐王翊善再迂中書舍人上䟽言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並召對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才今視朝數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

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願  
詔有司使如故事又言所在巡檢招惰游惡少以隸  
土軍習暴橫爲田野患請使以廂卒代皆從之高麗  
入貢軒館客其使求市歷代史策府元龜抄鄭衛曲  
譜皆爲上聞禮部尚書蘇軾劾其失體以龍圖閣待  
制知廬州徙杭州江寧潁昌府徽宗立爲兵部侍郎  
兼侍讀論監司守臣數易之弊如江淮發運使十五  
年間至更三十二人願稍久其任又言比更定役法  
欲以寬民力而有司生事急切苟營羸羨散青苗以  
抑兼并拯難困不當以散多予賞入侍經闈每勸帝

以治貴清淨願法文景之恭儉帝頗聽行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不行改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爲私惠公望以爲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更始故一切與民豈容古行私惠於其間乃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爲可信若挾情肆誣快私忿以罔上聽不可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懷

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讎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忠臣乎又上疏曰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爲流俗一談不侔時事必指爲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動人主使天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鈎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復立矣

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嘗端好惡以示人  
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柰  
皇天后土何內苑稍畜珍禽竒獸公望力言非初政  
所宜它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鷓畜之以  
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拄杖逐鷓鷯不去乃刻公望姓  
名於杖頭以識其諫蔡王似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  
公望極言論救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  
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  
家卒建炎中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

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  
彥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岑象求豐稷張來黃庭  
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  
嫌疑而已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  
逐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於  
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  
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言林希紹聖初掌書命草  
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陛  
下頃用臣言禡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  
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詆毀善類事成則據已所憤



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  
爲責人之實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爲臣子之  
誼不一二年致位樞近而希尚敢忿躁不平謝章慢  
上不敬此而可忍孰可不忍希再降知舒州又論章  
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卞乞貶伯  
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學有俊名熙寧  
以經取士學者翕然宗王氏安民獨不爲變春試考  
第一主司啓封見其年少欲下之判監常秩不可曰  
糊名較藝豈容輒易具以白王安石安石稱其文命

學者視以爲準由是名益盛安石欲見之不肯往登  
六年進士舉神宗愛其策將使魁多士執政謂其不  
孰經學列之第十授應天府軍巡判官選成都府教  
授與安惇爲同僚惇深刻姦詐嘗偕謁府帥輒毀素  
所厚善者安民退謂惇曰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詆之  
深也惇曰吾心實惡之姑以爲面交爾安民曰君所  
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  
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厚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  
林豈復與君校是非邪第恐累陰德爾後惇貴遂陷  
安民而惇子坐法誅死如安民言秩滿寓京師妻孫

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爲相安民惡其人絕不  
相聞確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調知長洲縣以主信  
爲治人不忍欺縣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  
揭其門約能得它盜乃除盜爲之息追科不下吏使  
民自輸先它邑以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境邑民  
頌其政皆稱爲古良吏元祐初李常孫覺范百祿蘇  
軾鮮于侁連章論薦擢大理鴻臚丞是時元豐用事  
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  
安民竊憂之貽書呂公著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  
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

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  
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  
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  
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  
卧也故去小人不爲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  
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  
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  
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  
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  
竒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嵎

莫之敢撓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  
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柰何  
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  
可不謂大憂乎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驗歷太常博士  
轉爲丞與少卿朱光庭論不合出爲江西轉運判官  
不行改宗正丞蘇轍薦爲御史宰相不樂除開封府  
推官紹聖初召對爲哲宗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  
知耻願陛下獎進廉潔有守之士以厲風俗元祐進  
言者以熙豐爲非今之進言者反是皆爲偏論願公  
聽並觀擇其中而歸於當拜監察御史論章惇顛國

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復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柰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說邪惇益怒中官裴彥臣建慈雲院戶部尚書蔡京深結之彊毀人居室訴於朝詔御史劾治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官豪橫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爲欺罔此之姦狀恐非法之所能盡願重爲降責以肅百官獄具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

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耻近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䟽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大饗明堂劉賢妃從侍齋宮安民以爲萬

衆觀瞻虧損聖德語頗切直帝微怒曾布始以安民  
數憾章惇意其附已屢稱之於朝其後併論曾布亦  
恨於是與惇比而排之乃取其所貽呂公著書白于  
帝它日帝謂安民曰卿所上宰相書比朕爲漢靈帝  
何也安民曰姦臣指擿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爾雖  
辨之何益董敦逸再爲御史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  
二蘇負天下文章重望恐不當爾至是敦逸奏之詔  
與知軍惇徑擬監滁州酒稅至滁日親細務郡守曾  
肇約爲山林之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  
而怠其事不可蒲三歲通判温州徽宗立朝論欲起



爲諫官曾布沮之以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  
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年七十建炎四年贈  
右諫議大夫子同爲御史中丞自有傳

論曰次升從容一言止呂升鄉之使嶺南大有功於  
元祐諸臣師錫謂蔡京若用天下治亂自是而分惜  
其言不行於當時而徒有驗於其後汝礪辨掾蔡確  
以直報怨陶言權茶爲西南害毅然觸蒲李之鋒庭  
堅論紹復未足以盡孝道諤言世非乏士患上不知  
乃薦可用者二十有二人號稱鯁直裨益尤多軒力  
陳青苗貽害願以清淨爲治祐擊林希且論惇京卞

輩斥死弗悔公望謂神宗於元祐諸臣非有射鈎斬  
祛之隙而終不能移姦邪先入之言夫擊逐章惇蔡  
京蔡卞于外亦足少泄四海臣民之憤然京卞既仆  
卽起已去復來至於阽危不悟也庸暗之主可與言  
哉安民人虎多少之喻惴惴焉懼不足以勝小人不  
幸而群姦相繼用事在廷忠直之臣動因事而斥去  
之馴致靖康之禍其所由來遠矣小人之得政可畏夫

列傳卷第壹百五

列傳卷第一百六

宋史三百六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吳脫等奉

勅修

孫鑿

吳時

李昭玘

吳師禮

王漢之

弟渙之

黃庶

朱服

張舜民

盛陶

章衡

顏復

孫升

韓川

龔鼎臣

鄭穆

席旦

喬執中

孫鑿字叔靜錢塘人父直言徙揚之江都鑿年十五游太學蘇洵滕甫稱之用父任調武平尉捕獲名盜

數十謝賞不受再調越州司法參軍守趙抃薦其材  
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衆相  
傳有異法奔濩其門馨收按姦狀立伏辜韓縝鎮長  
安辟入府縝去後來者仍挽之使留居五年簽書西  
川判官或薦於朝召對擢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徙  
兩浙由福建轉運判官召爲屯田員外馨微時與蔡  
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  
是京還朝遇諸塗既見京逆謂曰我若用於天子願  
助我馨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  
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馨何爲者

京默然既相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爲少府少監  
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鑿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  
幾謀曰日增一日歲增一歲天下之財豈能給哉共  
疏論之當國者不樂孝廣幾由是罷徙鑿開封遷太  
僕卿殿中少監四輔建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論經  
始規畫之勞轉太中大夫徙鄆州邑人子爲草祭之  
謠指切蔡京鑿以聞京怒使言者誣以它謗提舉鴻  
慶宮起知單州遂致仕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贈銀  
青光祿大夫謚曰通靖鑿篤於行義在廣東時蘇軾  
謫居惠州極意與周旋二子娶晁補之黃庭堅女黨

四百一  
事起家人危懼罄一無所顧時人稱之

吳時字伸道邛州人初舉進士得學究出身再試中  
甲科知華州鄭縣轉運使檄州餉米五萬輸長安鄭  
獨當三萬時貽書使者曰會三萬斛之費以車則千  
五百乘以卒則五萬夫縣民可役者纔二百五十八  
戶耳古者用師則贏糧以養兵無事則移兵以就食誠  
能移兵於華則前費可免華雍相去百六十里一旦  
欲用朝發而夕至矣使者從其言陸師閔幹秦蜀茶  
馬辟爲屬章染欲以御史薦力辭之徽宗求言遠臣  
上章封識多不能如式有司悉卻之時建言乃得達

爲睦親宅教授提舉永興軍路學事華州諸生有觸  
忌諱者教授欲上之曰是間言語皆臣子所不忍聞  
時即火其書曰臣子不忍聞而今君父聞乎召爲工  
部員外郎改禮部兼辟雍司業大觀興筭學議以黃  
帝爲先師時言今祠祀聖祖祝板書臣名而釋奠孔  
子但列中祀數學六藝之一耳當以何禮事之乃止  
遷太僕少卿張商英罷相言者指時爲黨出知耀州  
又降通判鼎州未赴提舉河東常平歲饑發公粟以  
振民童貫經略北方每訪以邊事輒不荅還爲大晟  
典樂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內侍何訢謫監衡州酒猶

四百八十一  
王英刑  
領節度使時奏奪之又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宗盟  
血未乾渝之必速亂蔡攸聞之以告王黼黼怒斥爲  
腐儒時求去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俄提舉上清太  
平宮西歸遇其里人趙雍為言取燕必召禍吾老得不  
遭其變幸矣累歲而卒年七十八時敏於爲文未嘗  
屬橐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厨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為蘇軾所  
知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守孫覺深禮之每從容講學  
及古人行已處世之要相得驩甚用李清臣薦爲祕  
書省正字校書郎加祕閣校理通判潞州潞民死多



不葬昭玘斥官地畫兆窆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爲  
一變入爲祕書丞開封推官俄提點永興京西京東  
路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立召爲右司員外郎遷  
太常少卿韓忠彥欲用爲起居舍人曾布持之布使  
山陵命始下爲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初詔以  
昭玘嘗傾搖先烈每改元豐敕條倡佞寬之邪說罷  
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  
生寓意法書圖畫貯於十囊命曰燕游十友爲之序  
以爲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  
久益有味也初昭玘校試高密得侯蒙蒙執政思顧

舊恩使人致己意昭玘唯求祕閣法帖而已使陝西  
時延安小將車吉者被誣爲盜昭玘察知無它吉後  
立戰功至皇城使遇昭玘京師拜于前曰感公生存  
之恩願以名馬爲獻笑却之晚知歙州辭不行靖康  
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  
吳師禮字安仲杭州錢塘人太學上舍賜第調涇縣  
主簿知天長縣召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預餞鄒浩  
免徽宗初爲開封府推官蔡王似官更有不順語下  
之府師禮主治獄成不使一詞及王吏雖有死者亦  
不被以指斥罪擢右司諫改右司負外郎師禮工翰

墨帝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  
臣不敢以末伎對聞者獎其得體以直祕閣知宿州  
卒師禮游太學時兄師仁為正守春秋學宅學官有  
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師禮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  
鼓坐堂上衆質之師禮引据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  
時在旁心竊喜後相遇於泌陽公望謂曰子異日得  
志當如何曰但爲人作豐年耳遂定交師仁字坦求  
篤學厲志不事科舉喪親廬墓下日倩旁寺僧造飯  
一鉢以充飢不復置庖爨及蓄僮僕郡守陳襄鄧潤  
甫蒲宗孟皆以遺逸薦于朝元祐初召爲太學正遷

四百令五  
王漢之字彥昭衢州常山人父介舉制科以直聞至  
博士十年無它除後爲潁川吳王宮教授卒

王漢之字彥昭衢州常山人父介舉制科以直聞至  
祕閣校理漢之進士甲科調秀州司戶參軍知金華  
澠池二縣爲鴻臚丞知真州時詔諸道經畫財用上  
諸朝漢之言所在無都籍是以不能周知而校其登  
耗以待用願令郡縣先置籍總之諸道則天下如指  
諸掌矣從之入爲開封府推官歷工吏禮三部員外  
郎太常少卿蔡京置講議司漢之其客也引爲參詳  
官擢禮部侍郎轉戶部以顯謨閣待制知瀛州言自  
何承矩規塘灤之地屯田東達于海其後又脩保塞

五州爲隄道備種所宜木至三百萬本此中國萬世  
之利也今寔失其道願講行之雄州歸信容城災兩  
輸戶請蠲稅吏不聽漢之言雄州規小利失大體萬  
一契丹蠲之爲朝廷羞徙江寧河南府不至而爲蘇  
潭洪三州召拜兵部侍郎復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  
都又不至連徙五州入爲工部侍郎奉使契丹還言  
其主不恤民政而培克荒淫亡可跂而待也徽宗悅  
以知定州久之徙江寧方臘之亂錄奏報禦捕功加  
龍圖閣直學士又進延康殿學士卒年七十第渙之  
渙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有司疑年未及銓格特補

武勝軍節度推官方新置學官以爲杭州教授知潁  
上縣元祐中爲太學博士校對黃本祕書通判衛州  
入編脩兩朝魯衛信錄徽宗立以日食求言渙之用  
大臣交薦召對因言求言非難聽之難聽之非難察  
而用之難今國家每下求言之詔而下之報上乃或  
不然以指陳闕失爲訕上以阿諛佞諂爲尊君以論議  
趨時爲國是以可否相濟爲邪說志士仁人知言之  
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肆爲詭譎可駭之論苟容  
偷合願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無今  
昔唯當爲貴人無同異唯正是用則人心說治道成

天意得矣帝欣然廼納欲任以諫官御史辭曰臣由  
大臣薦不可以居是官乃拜吏部員外郎遷左司員  
外郎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趨省之日詞頭三十三  
下筆即就崇寧初進給事中吏部侍郎以寶文閣待  
制知廣州言者論渙之當元祐之末與陳瓘龔夬張  
庭堅游既棄於紹聖而今復之有害初政解職知舒  
州入黨籍尋知福州未至復徙廣州蕃客殺奴市舶  
使据舊比止送其長杖答渙之不可論如法召詣闕  
言者復拾故語以沮之罷為洪州改滁州歷潭杭揚  
三州張商英相為給事中吏部侍郎商英去亦出守

越八年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朝廷議北伐渙之以疾提舉明道宮又四年卒年四十五渙之性淡泊恬於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黃廉字夷仲洪州分寧人第進士歷州縣熙寧初或薦之王安石安石與之言問免役事廉據舊法以對甚悉安石曰是必能辦新法白神宗召訪時務對曰陛下意在便民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推奉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陛下不盡察也河朔被水河南齊晉旱淮浙飛蝗江



南疫癘陛下不盡知也帝即命廉體量振濟東道除  
司農丞還報合旨擢利州路轉運判官復丞司農為  
監察御史裏行建言成天下之務莫急於人才願令  
兩制近臣及轉運使各得舉士詔各薦一人繼言寒  
遠下僚既得名聞於上願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則  
急才之詔不虛行於天下矣又言比年水旱民蒙支  
貸倚閣之恩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催久飢初稔累  
給併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  
督取之論俞充結王中正致宰屬并言中正任使太  
重帝曰人才蓋無類顧駕御之何如耳對曰雖然臣

慮漸不可長也河決曹村壞田三十萬頃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受詔安撫京東發廩振飢遠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給擇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過所毋征筭轉行者賦糧質私牛而與之錢養男女棄于道者丁壯則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萬相州獄起鄧伯溫上官均論其寃得譴去詔廉詰之竟不能正未幾獄成始悔之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遼人求代北地廉言分水畫境失中國險固啓豺狼心其後契丹果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鴈門父老以爲恨王中正發西兵用一而調二轉運使又附益之廉曰民腴剝至骨斟酌不乏

興足矣忍自竭根本邪即奏云師必無功蓋有以善其  
後既大軍潰歸中正嫁罪於轉餉廉詣上黨對理坐  
貶秩元祐元年召爲戶部郎中陸思閔茶法爲川陝  
害遣廉使蜀按察至則奏罷其忝甚者且言前所爲  
誠病民若悉以予之則邊計不集蜀貨不通園毗將  
受其敝請推熙秦茶勿改而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  
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匹朝廷可  
其議使以直祕閣提舉明年還爲左司郎中遷起居  
即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上官均論其往附蔡確  
爲獄改陝西都轉運使拜給事中卒年五十九

四百令六人  
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熙寧進士甲科以淮南節  
度推官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祕閣校理  
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參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  
默周之道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  
免默之道官受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  
本章所云者皆取旨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諫院遷  
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徙泉婺寧  
廬壽五州廬人飢守便宜振護全活十餘萬口明年  
大疫又課醫持善藥分拯之賴以安者甚衆當元祐  
時未嘗一日在朝廷不能無少望值紹聖初政因表

賀乃力詆變亂法度之故召爲中書舍人使遼未反而母死詔以其家貧賜帛三百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城言其居喪䟽几筵而獨處它室謫知萊州徽宗即位加集賢殿修撰再爲廬州越兩月徙廣州哲宗既祥服賦詩有孤臣正泣龍髯草之語爲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國軍卒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進士第爲襄樂令王安石倡新法舜民上書言裕民所以窮民強內所以弱內辟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而與小民爭利可耻

也時人壯之元豐中朝廷討西夏陳留縣五路出兵  
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王師無功舜民在靈  
武詩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及官軍斫受降城柳爲薪  
之句坐謫監邕州鹽米倉又追赴廊延詔獄改監柳  
州酒稅會赦北還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敢言  
以館閣校勘爲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彊臣爭權不  
宜加以爵命當興師問罪因及文彥博左遷監登聞  
鼓院臺諫交章乞還職不聽通判蒲州提點秦鳳刑  
獄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辭改金部員外郎進祕書少  
監使遼加直祕閣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元符

中罷職付東銓以爲坊州鳳翔皆不赴徽宗立擢右  
諫議大夫居職才七日所上事已六十章陳陝西之  
弊曰以庸將而御老師役饑民而爭曠土極論河朔  
之困言多剴峭徙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  
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集  
賢殿脩撰卒舜民慷慨喜論事善爲文自號淳休居  
士其使遠也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  
爲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  
年當見之後如其言紹興中追贈寶文閣直學士  
盛陶字仲叔鄭州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監察御史神

宗問河北事對曰朝廷以便民省役議廢郡縣誠便然沿邊地相屬如北平至海不過五百里其間列城十五祖宗之意固有所在願仍舊貫慶州李復圭輕敵敗國程昉開河無功籍水政以擾州縣皆疏其過二人實王安石所主陶不少屈出簽書隨州判官久之入爲太常博士考功員外郎工部右司郎中至侍御史陳官冗之敝謂恩澤舉人宜取嘉祐治平之制選人改官宜準熙寧元豐之法諫官劉安世等攻蔡確爲謗詩陶曰確以弟碩有罪但坐罷職不應懷恨注釋詩語近於捃撫不可以長告訐之風安世疏言陶



居風憲地目覩無禮於君親之人而附會觀望紀綱  
何賴出知汝州徙晉州召爲太常少卿議合祭天地  
請從先帝北郊之旨旣而合祭陶即奉行亦不復辨  
執也進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知應  
天府順昌府瀛州元符中例奪職卒年六十七

論曰王氏章蔡之當國也士大夫知拂之必斥附之  
必進也而孫鑿正言蔡京不肯爲之助吳時却童貫  
忤王黼乃幸於罷歸昭玘辭侯蒙之延致朱服發章  
惇之薦引舜民詆新法而盛陶不屈於安石其大節  
皆可取獨漢之爲京客黃廉附蔡確獄有媿鑿等多

四百令四介  
身身及作卷二百五  
王英  
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故君子貴乎知幾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通判湖州  
直集賢院改鹽鐵判官同脩起居注物有掛空籍者  
奏請蠲之又言三司經費取領而無多寡率不預知  
急則歛於民倉卒趣迫故苦其難供願敕三部判官  
簿正其數即有所賦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濟三司使  
忌其能出知汝州潁州熙寧初還判太常寺建言自  
唐開元纂禮書以國恤一章爲豫凶事刪而去之故  
不幸遇事則捃摭墜殘茫無所据今宜爲厚陵集禮  
以貽萬世從之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

二百頃以予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遼以爲文武兼備待之異於他使歸復命言遼境無備因此時可復山後八州不聽衡患學者不知古今纂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謂可冠冕諸史且念其嘗先多士進用獨後面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嘗有負闕旣擬注而三班院輒用之反訟吏部宰相主其說衡連奏䟽與之辨或曰宰相之勢恐不可深校衡不爲止至訴於御前神宗命內侍偕至中書宰相見之怒衡曰衡爲朝廷法耳以狀上請而視之相悟曰若爾吏部是矣乃罪三班未幾

三百九十二  
知通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知澶州神  
宗曰卿爲仁宗朝魁甲寶文藏御集之處未始除人  
今以之處卿衡拜謝至郡會官立法禁民販鹽衡言  
民恃鹽以生生之所在雖犯法不顧空令犴獄日繁  
請如故便徙知成德軍坐事免元祐中歷秀襄河陽  
曹蘇州加集賢院學士復以待制知揚廬宣潁州卒  
年七十五

顏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以名  
儒爲國子監直講出爲臨晉簿嘉祐中詔郡國敦訪  
遺逸京東以復言凡試於中書者二十有二人考官歐陽

脩奏復第一賜進士爲校書郎知永寧縣熙寧中爲  
國子直講王安石更學法取士率以已意使常秩等校  
諸直講所出題及所考卷定其優劣復等五人皆罷  
元祐初召爲太常博士建言士民禮制不立下無矜  
式請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爲五禮書又請改正祀  
典凡干讖緯曲學汚條陋制道流醜謝術家厭勝之  
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群祀盡合聖人之經爲後世法  
遷禮部員外郎孔宗翰請尊奉孔子祠復因上五議  
欲專其祠饗優其田祿蠲其廟幹司其法則訓其子  
孫朝廷多從之兼崇政殿說書進起居舍人兼侍講

轉起居郎請擇經行之儒補諸縣教官凡學者攷其志業不由教官薦不得與貢舉升太學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言太學諸生有誘進之法獨教官未嘗旌別似非嚴師勸士之道未踰年以疾改天章閣待制未拜而卒年五十七王巖叟等言復學行超特宜加優賻詔賜錢五十萬子岐建炎中爲門下侍郎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哲宗立爲監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逐姦邪升多所建明嘗上疏曰自二聖臨御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材俱收並用近世得賢之盛未有如

今日者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而邪慝日消  
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効也願於耳  
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疑問一  
開則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  
熾而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遷殿中侍御史梁  
燾責張問升從而擊之執政指爲附燾出知濟州踰  
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爲金部員外郎復拜殿中侍御  
史進侍御史時翰林承旨鄧温伯爲臺臣所攻升與  
賈易論之尤力謂草蔡確制稱其定策功比漢周勃  
欺天負國豈宜親承密命不報由起居郎擢中書舍人

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黃廷基  
撫升過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翟思張商英又劾之  
削職知房州歸州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又貶果州團  
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升在元祐初嘗言王  
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其私  
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  
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已極其  
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爲戒世譏其失言  
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  
用劉摯薦爲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以爲雖曰平



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貨交以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  
爲况所獲不如所亡果何事也願量留官吏與之期  
使趣罷此法從之遷殿中侍御史疏言朝廷於人才  
常欲推至公以博采及其弊也則幾於利權勢而抑  
孤寒常欲收勤績以赴用要其終也則莫不收虛名  
而廢實效近制太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  
則選諸所表他雖考課上等皆莫得預推原旨意固  
欲得人然所謂太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師唯馳騫請  
求者得之爲多至於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  
下則是癯身脩潔之人不若營求一章之速化也於

是詔吏部更立法張舜民論西夏事乞停封冊朝廷

以爲開邊隙罷其御史梁燾等爲舜民爭之川與呂陶

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燾等去川亦改太常

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潁州還爲侍御史樞密都

承旨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

守潁徙蒲州與孫升同受責由坊州郢州貶屯田員

外郎分司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得故官

知青襄二州卒

龔鼎臣字輔之鄆之須城人父誘衷武陵令鼎臣幼

孤自立景祐元年第進士爲平陰主簿疏泄瀦水得

良田數百千頃調孟州司法參軍以薦爲泰寧軍節  
度掌書記徂徠石介死讒者謂介北走遼詔兗州劾  
狀郡守杜衍會問掾屬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  
闔門證其死衍探懷出奏藁示之曰吾既保介矣君  
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舉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知  
萊蕪縣大臣薦試館職坐與石介善不召徙知濠  
陽縣轉祕書丞丁母憂服除知安丘縣以賢良方  
正召試祕閣轉太常博士賜五品服知渠州渠故  
僻陋無學者鼎臣請于朝建廟學選邑子爲生日講  
說立課肄法人大勸始有登科者郡人繪像事之召

入編校史館書籍轉都官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歲  
冬旱將錫春宴鼎臣曰旱苗太甚非君臣同樂之時  
請罷宴以答天戒日當食陰雲不見鼎臣曰陽精既  
虧四方必見爲異益大願精思力行進賢遠佞以應  
皇極又論內侍都知鄧保信罪狀不應出入禁中蘇  
安靜年未五十不應超押班妃嬪贈三代僭后禮董  
淑妃賜謚非是凡大禮赦請準太平興國詔書前期  
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爲姦者宜著爲令開  
封三司於法外斷獄朝廷多曲徇其請願先付中書  
審畫仁宗悉從之尋兼管勾國子監判登聞檢院詳

定寬恤民力奏議淮南災以罪臣體量安撫蠲逋振貸全活甚衆爲遼正旦使罪臣奏景德中遼犯淄青臣祖母兄姊皆見畧義不忍徃許之仍詔後子孫並免行馬俄拜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服轉吏禮二部郎中論宗室宜歲試補外官請汰濫官冗兵蕃財用禁奢靡連劾薛向姦暴鬻鹽市馬皆罔上英宗登位屢乞延訪臣下親決國事上䟽勸皇太后早還政及卷簾而御璽未復又極論謂昭陵宜儉葬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侈以彰先帝恭德鼎臣在言路累歲闊畧細故至大事無所顧忌然其言優游

和平不爲峻激使人主易聽退亦未嘗語人故其事  
多施行改集賢殿脩撰知應天府徙江寧召還判太  
常寺兼禮儀事神宗即位判吏部流內銓太常寺選  
人得官待班謝辭率皆留滯鼎臣奏易爲門謝辭甚  
便之明堂議侑帝或云以真宗或云以仁宗鼎臣曰  
嚴父莫大於配天未聞以祖也乃奉英宗配王安石  
侍講欲賜坐事下禮官鼎臣言不可安石不悅求補  
外知交州是時諸道方田使者希功賞槩取稅虛額  
及嘗所蠲者加舊藉以病民鼎臣獨按籍差次爲十  
等一無所增充人德之改吏部提舉西京崇福宮復

判太常寺留守南京陞辭神宗顧語移晷喜曰人言  
卿老不任事精明乃爾行且用卿矣時河決曹村流  
殍滿野鼎臣勞來振拊歸者不勝計拜諫議大夫京  
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太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  
太清宮尋以正議大夫致仕年七十七元祐元年卒  
鄭穆字閑中福州候官人性醇謹好學讀書至忘櫛  
沐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  
友號四先生舉進士四冠鄉書遂登第爲壽安主簿  
召爲國子監直講除編校集賢院書籍歲滿爲館閣  
校勘積官太常博士乞納一秩先南郊追封考妣從

之改集賢校理求外補通判汾州熙寧三年召爲岐  
王侍講嘉王出閣改諸王侍講府僚闕負御史陳襄  
請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者凡居館  
閣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講  
說有法可爲勸戒者必反復擿誦岐嘉二王咸敬禮  
焉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加朝散大夫先是鑑湖旱乾  
民因田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稅之旣而連年水溢  
民逋官租積萬緡穆奏免之未滿告老管勾杭州洞  
霄宮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每講益無問寒暑雖童  
子必朝服廷接以禮送迎諸生皆尊其經術服其教



訓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穆曰恤孤吾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長之三年楊王荆王請爲侍講罷祭酒除直集賢院復入王府荆王薨爲楊王翊善太學生乞爲師復除祭酒兼徐王翊善四年拜給事中兼祭酒五年除寶文閣待制仍祭酒六年請老提舉洞霄宮敕過門下給事中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強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不報太學之士數千人以狀詣司業又詣宰相請留亦不從於是公卿大夫各爲詩贈

其行空學出祖汴東門外都人觀者如堵歎未嘗見  
明年卒年七十五子璆軍事推官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七歲能詩嘗登沉黎嶺得句警  
拔觀者驚異元豐中舉進士禮部不奏名時方求邊  
功旦詣闕上書言戰勝易守勝難知所以得之必知  
所以守之神宗嘉納令廷試賜第歷齊州司法參軍  
鄭州河陽教授敕令所刪定官徽宗召對擢右正言  
遷右司諫御史中丞錢通率同列請廢元祐皇后而  
冊劉氏爲太后旦面質爲不可適劾旦陰佐元祐之  
政左轉吏部員外郎改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給事

中新建殿中省命爲監俄拜御史中丞兼侍講內侍  
郝隨驕橫旦劾罷之都人誦其直帝以其章有媚惑  
先帝之語嫌爲指斥旋改吏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  
知宣州召爲戶部侍郎還吏部郝隨復入侍乃以顯  
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自趙諗以狂謀誅後蜀數有  
妖言議者遂言蜀土習亂或導旦治以峻猛旦政和  
平徙鄭州入見言蜀人性善柔自古稱兵背叛皆非  
其土俗願勿爲慮遂言蜀用鐵錢以其艱於轉移故  
權以楮券而有司冀羸羨爲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  
曰朕爲卿損數百萬虛券而別給楮錢與本業可乎

對曰陛下幸加惠遠民不愛重費以救敝法此古聖  
王用心也自是錢引稍仍故坐進對淹留黜知滁州  
父之帝思其治蜀功復知成都朝廷開西南夷黎州  
守詣幕府白事言雲南大理國求入朝獻旦引唐南  
詔爲蜀患拒却之已而威州守焦才叔言欲誘保霸  
二州內附旦上章劾才叔爲姦利斂困諸蕃之狀宰  
相不悅代以龐恭孫而徙旦永興恭孫俄罪去加旦  
述古殿直學士復知成都時郵永壽陽延俊納土樞  
密院用以誅旦旦曰吾以爲朝廷悔開疆之禍今猶  
自若邪力辭之卒于長安年六十二贈太中大夫旦

立朝無所附徇第爲中丞時蔡王似方以疑就第旦  
糾其私出府請推治官吏議者哂之子益字大光紹  
興初參知政事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  
謁告王安石爲群牧判官見而噐之命子弟與之游  
擢進士調須城主簿時河役大興部役者不得人一  
夕課而潰因致大獄執中往代終帖然富民賂吏將  
翔橋所居以罔市利執中䟽其害使者入吏言使成  
之執中曰官可去橋不可翔也卒不能奪王安石爲  
政引執中編脩熙寧條例選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

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峒路險絕期迫執中  
但走一校諭其酋即相率歸命錄功當遷秩辭以及  
父母就徙轉運判官召爲司農丞提點開封縣鎮諸  
縣牧地民耕歲久議者將取之當夷丘墓伐桑柘萬  
家相聚而泣執中請於朝神宗詔復予民改提點京  
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  
不顧立其上衆隨之如蟻附不日埽成元祐初爲吏  
部郎中請選人由縣令錄事參軍致仕者升朝籍得  
封其親兼徐王府侍講翊善遷起居舍人起居郎權  
給事中有司以天下讞獄失出入者同坐執中駁之

曰先王重入而輕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恐自  
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非好生洽民之意也進中書  
舍人邢恕遇赦甄復執中言恕深結蔡確鼓唱扇搖  
今復其官懼疑中外遷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上  
官均撫執中爲呂大防所用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  
執中寬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明年夢神  
人畀以騎都尉詰旦爲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六  
十三

論曰宋之人才自祖宗涵養至於中葉盛矣頽復鄭  
穆醇然儒者宜居師表龔鼎臣喬執中始終不渝厥

守豈易得哉章衡欲復山後八州爲國啓譽孫升以  
蘇軾比王安石爲人韓川詆張舜民之言不可行席  
旦以蔡王見疑因而擠之然瑕不掩瑜它善蓋亦有  
可稱者古稱才難不其然者其斯之謂歟

列傳卷第壹百六